

第十回 假名嬌客相逢頂替春元 無義相公巧值多言銀鹿

詞曰：

聞說久乘龍，誰識東床慣脫空。預把靈心，先哄誘。朦朧，巧把雙絲繫足紅。不意適相逢，瑣瑣羞慚無義公，奪了夫人，還冒姓。松風，為主深情數語中。

右調《南鄉子》

按下雲生路次感病不題。且說那水伊人歸寓之後，想道：“若不是此番巧計，章太僕十分有些干係了。但是他的東坦怎麼與雲兄名姓相同？莫不又是那秋天趨故事麼？待雲年兄到時，不免同去探望，便見分曉。”正在思想之際，章太僕早來致謝，因而問及雲生家世，水伊人一一代悉其詳。太僕十分狐疑，又不好直說女婿根由，轉問伊人履歷，方知也是江左巨族，且未有蘋繫之託。

談了片晌而別，一路思量道：“怎麼雲曙青有兩位令郎？若是我婿是假的，看他制作才情，件件出色，自無異識，何必假人名姓？況前番又要別去姻事，亦曾告辭，並無名利之意，則我婿是真雲劍了。若今科解元是假的，他也會兩番中個解元，又何必假人名姓？況那水經魁與他相知有日，則解元又是真的雲劍了。兩個中，不知誰是誰非，難道有一個妖怪在裡面？少不得待這解元來時，請到家中一會，便知端的了。”

太僕到了家裡，見湘夫，心疼已愈，嗟嘆不已，道：“賢婿功名為何蹭蹬若是，如此好機會，可惜不遇，輕輕竟讓與人。”便將自己答差，及水生面君的話自始至終說過一番，道：“虧這水經魁，才調不庸，言辭朗朗，真正少年才子。他與那雲解元友誼既篤，則解元又不讓於此人矣。兩個如此大才，竟都未曾得配，可惜我再沒有兩個女兒，如有，一並招為東坦，與賢婿三才並立，太史當有五星聚奎之奏矣，又何讓高陽之裏哉！”湘夫聽罷，說道：“原來岳丈將小婿所作竟認是解元雲劍所作，既是名姓無殊，就是兩個雲劍併做一個雲劍了，何須嗟嘆？然岳丈既然如此欣羨兩生，悔無兩位令媛嫁他，這有何難？待這雲解元來京，少不得要來一會，那時竟將令媛許配經魁，小婿暫為令媛嫁與解元，豈不是一舉而兩得了，可不快岳丈的意麼？”太僕大笑道：“如此甚妙，但是賢婿畫餅充不得飢耳！又有一說：那解元譜系又與賢婿一毫無異，難道他假冒賢婿籍貫？老夫心下實解說不出。”湘夫道：“這也不消疑慮，少不得兩個雲劍，後來併做一個。若是他十分認真，小婿竟讓他做了真雲劍，我便認了假的何妨？即便改了姓氏，與令媛深居繡閣，不復與之較短論長，真假自然消釋。小婿料非妖魔鬼怪，岳父不須疑心。”

一番話一發說得太僕鵲鵲突突，太僕私下來問小姐，小姐道：“孩兒與他夫妻已做多時，真的便怎麼？假的便怎麼？”太僕被小姐扯淡幾句，倒不好意思，便來問夫人。夫人也道：“我婿若是假的，難道把孩兒另嫁一個不成？”太僕悶悶不樂，竟回公署。

湘夫與小姐私下裡著實笑話一回，湘夫道：“如今我和你都有著落了，只是愚姊與雲郎有約，妹妹未與水生相訂，倘有宦室門楣慕他才高，竟招了去，那時又無著落了。愚姊今日不得不為妹妹代作月下老人。但是經魁才調既高，必不肯一言即允，妹妹何不把那梅花詩韻和成一首，以為證驗，包管連理相諧矣。”湘蘭道：“素非相識，怎麼羞人答答的將女孩兒手筆落在書生之手？”湘夫道：“求凰一操，月下既奔，才子風流，佳人韻事，千古不以為譏而反作美談，誠以配合之難其人也。故不得不宛轉從權耳。就是愚姊，亦曾面晤雲生，後又聯吟私許，況今日出頭露面不惜廉隅者，為才耳，為終身耳，豈桑中溱洧之期，可同日而語哉？妹妹若必執於守經合道之說，將來誤配匪才，則朱淑貞斷腸百首，徒自苦耳！那時思我之言，不亦晚乎？快些做起來，以便愚姊兼公帶私之意。”湘蘭聽他說得有理，即將心中之意形為箋上之詩，寫完遞與湘夫。湘夫一看，道：“此真一道會親符籙也。”忙寫一個東帖，乘了轎，同假松風一路問到經魁寓所來。先使人通報，說章府雲姑爺拜訪。

經魁一見東上名字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忙來迎接。相見畢，就坐，湘夫道：“妻父極道水兄高才，不勝欣慕。日者面聖，深荷台兄曲為包誑，尤深銘感，拜遲之罪，幸祈見宥。”伊人道：“前誦甘露應制，使弟中心繫念者久之，今日得睹魯山眉宇，令小弟益深相見恨晚之嗟矣！未遑登龍，反承枉顧，抱歉益深，尚容荊請。”湘夫道：“前者禮部復考之日，家岳所見者台兄也，而聖恩寵召之時，台兄忽有亡是公之談，以弟思之：大抵二兄雷陳締約，金石不逾。當日波起無風，雲兄緩不及事，而台兄竟代他人作嫁衣裳乎？”

水生被湘夫猜破，無言抵塞，徐徐道：“弟與敝年兄以才得遇於江皋，遂爾傾蓋如故。及援例成均，朝暮交勳，以致僥倖連鑣，故雖天涯異姓，而盟逾骨肉。前日事起倉卒，鋌而走險，實萬不得已也。台兄已窺見其微矣，此所以天顏咫尺之日，不敢復蹈前車，開鬼域以可乘之贖也。”湘夫連聲讚道：“慘淡經營，足見良工心苦。然二兄出入元魁，非盤錯無以別利器，信不誣矣。”水生日道：“小弟亦有一言請教：台兄與敝友姓諱既同，乞賜示知世系。”湘夫道：“小弟向居西洛，家嚴職隸司馬，後因小人為難，避跡吳門，得遇父執文總戎。款留數月，承總戎以令媛見許，復致託代巡章公見庇小弟。不料總戎征蜀債績，彼令媛已相從小弟，又恐遭仇家見弄，望門投託章公。章公復以令媛見配，故今得託身章府。弟之由來如此，請問貴同年由來若何？”

水生撫掌大笑道：“奇了！奇了！敝年兄履歷一一與台兄不差，但言文總戎見許令媛一說一發奇了！敝年兄因總戎當日相許，故鹿宴後即已向吳門發棹，欲踐舊盟，功名兄墜，不謂總戎令媛與兄已諧琴瑟，此事幾令小弟不能不作左右袒矣。但敝年兄曾於虎阜樓雲庵寄跡書畫，此一微有不同耳。”湘夫假作大驚道：“這也真奇！虎丘書畫者梅再福也，從無雲姓之人。即再福，小弟亦曾一晤，為何忽變姓雲之人？殊不可解。怪道前日有人以假冒小弟名姓來說，不意就是梅兄。如果是梅兄，到京時，乞兄通問，並挽致意梅兄，文小姐雖從小弟，小弟敢廢友誼而愛一女子乎？願將小姐讓還梅兄。”

一番謊說，連伊人不知那個是真，哪個是假，說道：“文小姐既屬台兄，豈有讓還之理？即敝友亦必無復約之情。大抵落花有意，而流水無情矣。”湘夫道：“花原自在，水尚不流，變無情為有情，正未可知耳。且小弟既以小姐讓還，並雲姓亦讓還了，使梅兄作一真雲兄，有何不可？萬望一言為感。”水生笑而唯唯。說罷，湘夫又道：“小弟聞台兄中饋虛席，此必因淑女之難得耳。小弟有一舍妹，及笄未字，不但窈窕之姿可為君子賦好逑，抑且詠絮之才，可與吉人相唱和，故敢銜玉求售，仰攀秦晉，不識肯俯就否？”水生暗想道：“他既是誇有才有貌，如何無媒自獻？豈可便相許允。”答道：“小弟之所以不曾受室者，誠如台論所云，淑女難得也。便令妹既才尚班、馬，台兄何不與雲兄執斧一報文小姐相從之意？”湘夫道：“論舍妹之才，誠堪與文小姐相為相稱，但小弟既以文小姐讓與雲兄，而舍妹又歸之，是一人而挾雙美，令台兄一美尚缺，不幾致有餘不足之憾乎？兄如慮舍妹才不副言，幸勿中變以為幸也。弟此佈

中之詩送過水生。水生接來一看，卻是梅花一律，只見箋上寫道：

守貞深谷未舒香，為待春風催淡妝。
斜臥一枝偏照水，遲芳二月尚含章。
倩雲代月還疑雪，借露成冰欲搗霜。
不識羅浮曾夢否？伊人須惜美人腸。

水生看到末句，不覺大駭道：“何其巧也！竟將趙師雄故事暗合小弟賤字，可謂奇緣。承台兄不棄，諄諄垂念，小弟何幸，得遇佳人。”再將詩細細玩味，道：“奇！奇！小弟亦曾有詠梅之作，今此詩韻腳又同，小弟與令妹有緣，不敢過辭了。但客中愧乏雙璧，願錄出前詩以作荊聘，何如？”湘夫道：“如此最妙！”水生將詩寫出，以付湘夫。又談一會，湘夫告別。

到家，將詩遞與湘蘭。湘蘭喜動顏色，笑道：“姐姐為妹如此用情，將來以何物謝媒？”湘夫笑道：“容小生與松風小廝談談心，便是謝媒了。”從此二美都有著落，不題。

再說伊人在寓深自得得意。看看春闈已近了，巴巴懸望雲生，雲生竟不見到，好生焦燥。及至考過兩場，方才雲生到寓。細叩，方知路病之故，深為嘆惜。伊人說起復考面君以及湘夫來候，讓還小姐之說，雲生深謝伊人代考之情，言及湘夫，大為惱恨也。將石霞文當日訂盟，後來病中寄書，與文小姐續月下之聯，和病中之句都拿出來與伊人看，道：“天下有這等無恥之徒！始以才相訂交，終則見利忘義，又復冒我姓字哄誘章公，真正衣冠中禽獸了，還要見他的面怎麼？就是文小姐，既以父命許人，則雖遭顛沛之秋，亦宜有自全之策，奈何不惜名節，復事他人？真正楊花水性，婦人常態畢露矣！只可惜總戎一片美情置之流水，小弟將來情願終身不娶，不忍負總戎當日之情也。”伊人道：“可怪那性石的怎麼曉得吾兄始終底裡，毫髮不差。”雲生道：“這有何疑？大抵皆此女教之耳！”

水生又將作伐一事，並梅花詩與雲生說知。雲生道：“兄得一美，弟失一美，大相逕庭。兄得美，必得功名；弟失美，又失功名，復相懸絕。但石妹雖才，不應與這無義漢作郎舅親也。”伊人道：“小弟但取其妹，何逞恤其兄？兄亦不必十分牢騷，文小姐雖失，豈無更有文小姐其人者？而何必拘拘於文小姐耶？”雲生亦不復答，但浩嘆不置而已。

卻說松風在旁聞得伊人說那石霞文冒做主人，又娶了文小姐，並娶章小姐許多說話，霎時氣憤不過，一溜煙竟出了門。問著章太僕家，對門上人說道：“洛陽雲相公家僮松風要見石相公，煩你報知。”那門上人大笑道：“吾家姑爺身邊書僮叫做松風，你怎麼也冒他的名？況府中並沒有什麼石相公，你這人說話糊塗，敢是白日撞麼？”將松風一把胸膛要打，急得松風亂嚷道：“我是真正雲解元書僮松風，倒說我是假冒，冤屈殺人！”那人聽見“雲解元”三字，方才放手。

恰好白蘋出來聽見了，忙去報知湘夫。湘夫走到中堂，叫人喚他進去。松風一見，便氣沖沖道：“你果是石相公麼？你前在虎丘時來望我相公的，為何今日假冒我相公名姓騙那章爺？又奪娶我家相公的文小姐，真正好狠心腸！害得我相公好苦，功名幾失。一到蘇州，得知這個消息，一病幾危，到得進京會場失期，都是你害他的了！方才相公說你衣冠中禽獸，真正罵得不差！就是那秋人趨兩番冒我相公姓名，只不過書畫射利，不是十分大事，怎如你這等作為！娶了文小姐，自然該將章小姐成就我家相公了，又冒我家相公姓名，騙娶章小姐；既騙娶章小姐，又說將自己妹子陪還我相公，又自己作媒人，許了水相公。一網打盡，使我相公兩手脫空，無聊無賴。方才相公說你是無義漢，一些也不差的。我家相公再不來見你這樣沒情人了！只是我松風聽了氣不過，跑來代相公說一番，也出出氣。松風年紀雖小，這張嘴最直的，不怕相公今日挖了舌，摳了眼！”

湘夫聽他說路病，又失了會試場期，心中早已慘然，灑下幾點淚來。松風又道：“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！不要壞了心腸，尚好見面，如今就假作慈悲，也無用了。”湘夫說道：“其實是我得罪了，害你相公。但事雖如此，尚可挽回，煩你多多致意你相公，情願將文小姐送還成親。你也不要惱，還你一個松風，做對去罷，不要嚷了。”松風只得走出來，一頭走一頭絮絮叨叨道：“好好一朵鮮花被你偷採去，還虧他說還我相公，難道我相公是揀殘花的？”一路直說出大門方住。湘夫進去與小姐說了，讚那松風是個義僕。

且說松風回寓，一口氣將自己數落湘夫的說話細述一遍。伊人道：“尊價詞嚴義正，勝似一道討賊檄文了。”雲生道：“天下被人奪去，即有討賊檄文，亦何益哉？”從此再不提起。

只見水生三場已畢，謄出文字來，言言金玉，字字珠璣，專等揭曉。到期捷報中了會元，雲生為他稱賀，會元倒有不悅之色。雲生不解，想道：“難道中了一個會元就嫌我起來不成？只有一個石霞文是無義漢，難道又有一個石霞文麼？”仔細看他，愈覺難為情了。雲生忙叫松風打疊行李，急欲起程。伊人得知，忙問道：“兄要往哪裡去？莫不是小弟有得罪處麼？弟與兄同列鄉榜，今日弟得僥幸，兄竟做了遺珠，此心深是歉然，若使兄居榜首，弟忝榜末，亦所甘心，今奈何竟欲捨我而去？去將安之？兄去，弟亦披髮入山，不失信於知己矣。”雲生方才悟道：“兄之情何其篤耶！弟見兄屢有不悅之色，妄測兄有炎涼之態。不料為弟垂念若此，弟誠兄之罪人也。”自此大家歡悅。

那知禮部進士三百餘名將及殿試，聖上命將會試錄呈覽，從頭一看，第一名就是水湄，心中大喜。細細看到後面，竟不見雲劍名氏，心下疑惑，道：“有才如此而不入選，考官之過也。”忙將旨意傳諭禮部，速將落卷呈覽。逐卷拆驗，全無蹤跡，方知原不與試。即著內臣傳一道旨意，召新科會元入見。伊人不知何事，即冠帶應召。北面謝恩畢，聖上不問別的，卻問那雲劍消息，會元即將路病誤期上奏聖上。又問：“病今若何？可曾到否？”水生又奏以病愈，到京錯過兩場，如今尚在。天子大喜，即將手書一道：“內官同會元到寓，欽賜雲劍進士，與瓊林宴。”喜得松風亂舞亂跳。正是：

三百名中己不聞，忽然恩詔拂祥雲。
齊賢曾遇聰明主，今日書生佩聖恩。

此後有分教：桂枝既折，許見姮娥；金印既懸，須還寶劍。欲知後事何如，且待下回分解。